

作家老舍的武术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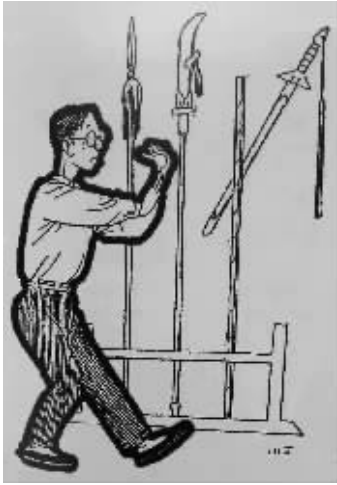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老舍是我国现代文坛巨匠，鲜为人知的是，他一生习拳练武，精通查拳、洪拳六路短拳、太极拳、粘手和刀枪剑戟等多门拳术、棍术、枪术，是一位地道的武术行家。

早年学剑编写《舞剑图》

老舍出生于北京，孩提时代就耳濡目染了周围艺人表演绿林好汉的曲艺节目，对武术怀有浓厚的兴趣，埋下了武侠梦的种子。小学时期，老舍经常在下午放学后赶到小茶馆听《小五义》《施公案》之类的说书。他回忆说：“有一阵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挨了顿打。”成年后，老舍对武术热情不减，爱读武侠小说，还学习剑术，意气风发。

1918 年，老舍被任命为京师第十七高等及初级小学校（方家胡同小学）校长，时年 19 岁。1921 年 5 月中旬，全北京市小学联合运动会在北海公园西北角新建的运动场举行。组委会下设宣传组，宣传组印制了一本小册子《舞剑图》，免费赠阅。著作者“舒君”即老舍。

因为平时练习并钻研剑术，而且颇有心得，所以老舍编写的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普及运动健身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为了满足小学



老舍练拳 丁聪/绘

生喜爱武术的需要，老舍后来还编著出版了《小学生武术教程》，书里的一招一式，他都亲自示范，现身说法。

山东执教时拜师学拳

1930 年，老舍来到济南，在齐鲁大学担任教授。据老舍夫人胡絮青回忆，老舍在济南“认认真真地教书，忙里偷闲地写作”，创作渐入佳境，因此有三年时间停下了晨起舞剑练功。

由于伏案时间太久，又缺乏身体锻炼，老舍常常感到腰酸背痛、四肢乏力。1933 年 4 月，他的后背疼痛加剧，多方求医不见效果，于是想到借助武术缓解筋骨疼痛。经好友陶子谦介绍，老舍正式拜查拳大师、有“山东一杆枪”之誉、时任山

东省国术馆济南第四分社社长马永魁为师，学习拳术。

从此，晨练又成为老舍每天的必修课。他勤练招式，寒暑无间，效果非常显著，后背疼痛之疾渐渐痊愈，身体也轻快了许多。老舍先后习练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棍、太极棍，逐渐掌握多项武术技能，包括拳术、剑术、棍术和内功等。当时，马永魁授徒以集中为主，对老舍则是亲临其南新街的寓所面授。名师出高徒，老舍天天练拳，坚持不懈，武术的精髓日益了然于心。

创作武侠小说《断魂枪》

1934 年 9 月，老舍离开济南来到青岛，担任山东大学文学系教授。租借的房子里，宽敞的院子成了他练武的场地。那段日子，老舍每天 7 点钟起床，洗漱后便在院内打拳一小时，刮风下雨也从不懈怠。

1935 年 2 月 3 日，农历除夕，山东大学举办晚会，老舍登台献艺，当众表演了一套剑术，赢得满堂喝彩。

因为与拳师们多有交往，耳闻目睹，老舍的肚子里装满了这些亦师亦友习武者的传奇故事。他不止一次提到：“在我的朋友里，有许多是职业的拳师，太极门的，形意门的，查拳门的，扑虎门的，都有……”1935 年，老舍创作了一篇 6000

字的小小说《断魂枪》，发表在 9 月 22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13 期上，后来成为他短篇小说的代表作。

在重庆打拳健身作演讲

1938 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应周恩来邀请前往重庆担任“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团结进步作家，编印抗日读物，为全民抗战摇旗呐喊。

老舍寓居重庆时，几乎每天清晨都在北碚蔡锣路 24 号前的一个大操场习武打拳。其间，遇到时任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秘书长兼总务主任的故友庞玉森，他邀请老舍到学校演讲。老舍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武术”，他说：“不能重文轻武。重文，你一定忽略武术，只懂得一套文学理论，手无缚鸡之力，等于一个人患了半身不遂之症，也等于一个人缺胳膊少腿，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练武术的目的，一是强种健身，二是自卫杀敌。练好武术不要去打坏人，要去打坏人。你不打坏人，坏人要打你，你也别等着挨打……”老舍从文学的社会性讲到武术的大众化，微言大义，博得一阵又一阵掌声。

与日本作家切磋拳术

老舍一生嗜好武术，但平时绝少在人前谈起，遇到懂行

的人时，才兴味盎然地相互交流。因此，“老舍会武术”，知者不多。

1965 年，66 岁的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遇到一位名叫城山三郎的日本作家，酷爱武术。城山三郎问：“听说您会武术？”老舍没有立即回答，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城山三郎打量着老舍，他不相信眼前这位挂着手杖、背有点儿驼、戴着眼镜的清瘦老者精通拳术，于是要和老舍切磋。老舍架不住城山三郎的一再请求，最后讲好只比手劲，以免失手误伤对方。日本作家先发制人，直接正面进攻，老舍不慌不忙，顺势抓住对方的胳膊，借力打力，往自己的方向一拉，对方顿时一个趔趄。老舍赶紧后退，反拉住对方的左手，城山三郎才没有摔倒在地。这一幕引得在场所有人一阵喝彩。城山三郎深感震惊，连声说道：“真有功夫啊！高手！佩服！佩服！”

老舍与日本作家过招“一招取胜”的事迹，迅即在日本文学界传为美谈。然而，老舍回国后从未对外人讲起这件事，直到他去世后，城山三郎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回忆起这场别开生面的文人“比武”，人们才知道老舍在日本竟然还有这么一段不寻常的武术往事。

据《北京晚报》周惠斌/文

忆改革开放之初考察西方股市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界争论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社会主义中国是否也要开设股市？1988 年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决定派团考察西方股市。时任该院顾问的吴学文牵头组团，团员为本文作者吴学文、马宗师、梁五年、施玲四人。

我们四人以民间学术团体身份，赴西方股市探秘，规模虽小，但系我国首次，一路接待规格很高。日程虽紧，仅一月挂零，却收获颇丰。

头站纽约。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亲自出面作报告，为我们开小灶、办专场，给足了面子。后又参观纽约证交所，从开盘看起，我们刨根问底，跟工作人员、股民攀谈，还在屏幕上追踪行情，了解这家全球头号证交所与世界其他国家主要股市实时息息相通的情况。我们足足待了两个多钟头，开了眼界。

后来，我们又访问了高盛集团，也是一把手接待。我们还与商界、学界进行交流。孰料当年与格林斯潘等人对话的世贸大厦竟在 2001 年“9·11”恐袭中沦为废墟。接待方当年强调“青天法”（美国各州制定的证券法的统称），要求杜绝暗箱操作、内部交易，加强监管。此言倒是击中要害，但鼓吹放松一切管制，却埋下了后来次贷危机的恶果，贻害全球。

第二站伦敦。行前，我们就对名噪一时的伦敦金融“大爆炸”（金融政策全面改革）感兴趣。此举巩固了

伦敦证交所已开始动摇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而翻身，与纽约证交所抗衡。伦敦改革的法宝是大力放开价格管制，鼓励行业竞争。这些正是昔日国内热门话题，也是我们考察的焦点。英格兰银行行长亲自介绍英国股市简史与“大爆炸”的来龙去脉。座谈会后，我们由银行派专人陪同，考察伦敦证交所，现场问答。此时我们已能瞧出些门道，比在纽约证交所看热闹大有进步，问题也提得专业，当场受到点赞。

第三站法兰克福。我们在此待了两宿三天，由德意志银行安排食宿。我们听了情况介绍，考察当地货币、资本、外汇与黄金四个金融市场，堪称全面。步行街头，我们饱览市容，深感秩序良好，清洁卫生。德国人守纪律，稳健务实，有条不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末站香港。由新华社驻港分社接待。我们会见了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的胞弟杨振汉，时为银行界头面人物。其称办股市好处多多，宜早不宜迟，风险大，要谨慎再谨慎云云。一路上，此类告诫耳熟能详，此番考察港市，已是轻车熟路。香港之行还算顺利，只是事先要在伦敦办签证，心中老大不快而已。

考察结束返京后，我们抓紧时间向研究院写了报告，略叙观感，提了一些建议供决策参考。

据《百年潮》吴学文 马宗师 梁五年 施玲/文

